

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概述

陳芷凡

一、前言

綜觀整個2013年，以台灣原住民文學為議題而發表的期刊、論文、研討會，數量並不算多，但論及向度，呈現這一輪世代傳遞、返本而開新的種種姿態，這些關心，既是時代變化之驅力，也突顯現今研究群的集體關切。作為執筆2013年台灣原住民文學年鑑的筆者，將嘗試從幾個角度，分析、歸納這一整年的論述成果，並延伸所思所感，希冀激發下一輪論述的火花。

二、語言與文化翻譯

台灣原住民文學的語言使用，族語以及漢語運用，都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，母語作為自己與祖靈對話的方式，以此延續族群生命，而漢語被視為一種溝通工具，向其他族群表述心意，甚至逆寫漢語文法邏輯，形成後殖民論述的極佳範例。

研究生高旋淨援引比爾·阿希克洛夫特（Bill Ashcroft）的後殖民視角，特別是語言的「挪用」策略，進行布農族霍斯陸曼·伐伐小說之探究，完成〈台灣原住民文學的逆寫策略：以小說《玉山魂》為例〉¹一文。論文旨從原住民漢語書寫的能動性，特別是語言重構與衍異，進行探討，這其中包括二個

層次：（一）文中「註解」的文化意義，強迫讀者進入族群書寫的語境；（二）「交互語言」——融合族語思維的漢語表述，對既有的漢語邏輯與文法進行挑戰，形成逆寫樣態。本篇之貢獻在於提供《玉山魂》不一樣的觀看方式，卻尚未對逆寫理論提出新的觀察，分析脈絡建置於Bill Ashcroft著作《逆寫帝國：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》，以及學界對此問題的討論與共識之上。

除了族語、漢語，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外譯情況，亦為近來關注之命題，這中間歷經好幾層翻譯，從族語、漢語外譯至日文、英語、法文，語言翻譯之際，也過渡了重層的文化翻譯。2013年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²的主題之一，設定為「原住民文學翻譯面面觀」，邀請諸多學者就日譯、英譯情況，旁及翻譯過程中的文化想像，進行探討。賴衍宏教授以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文之錯譯，切入正題，並佐以日治時期、戰後原住民短歌為例，發表〈原民和歌漢譯芻議〉，探討翻譯的政治性與權力慾望。同樣關注日譯部分，亦有陳萱教授分享〈日文書寫中的

1 高旋淨，〈台灣原住民文學的逆寫策略：以小說《玉山魂》為例〉，《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》6卷4期（12月），頁119-146。

2 「2013年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」由行政院原民會主辦，山海文化雜誌社承辦，11月2-3日舉行。以台灣原住民文學發展為主題，計有原住民文學與翻譯、文學與音樂創作、文學與影像：紀錄片的題材與故事、原住民文學研究者觀察報告、跨世代原住民作家的文學火塘、原住民文學的國際展望——紐西蘭篇、談話原住民文學的新鮮事等命題。

台灣原住民形象》，以日治時期岸田吟香、竹山道雄、北原白秋、野上彌生子等人的撰文，旁及圖像，思索日治時期多位日人對「蕃人」再現的終極關懷。除了日本／歷史／文獻的文化想像。吳淑華教授以其外譯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切身經驗，發表〈原住民文學詩與散文英譯〉，其中子題包括現當代原住民文學英譯的使命感、困境與挑戰，特別是譯者如何克服文化語境與族群特殊用語。有別於學者角度，出版社專案經理吳介禎以〈時時刻刻發生的文化轉譯〉為題，從出版界視角進行外譯現象之觀察，他表示美國出版界的華文文學作品，自2011年起大多為中國大陸作品，原因在於台灣原住民文學進軍國際出版界，必須考慮讀書市場，還須經過嚴格的出版界審核、譯者尋覓等過程。在此情況下，吳介禎嘗試以巴代為例，特別是小說《笛鶴》對重大文化訊息的處理方式，諸如註解與說明，可為外譯的技術性考量，再加上議題之相近，如神話、傳說、巫術、殖民、掠奪、現代化衝突、人道危機、民權運動、民主進程之挫敗等面向，使得原住民文學在此層次上更易與國際接軌。吳介禎表示，在這樣的思考下，我們應該審慎且樂觀地看待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品的外譯。

兼具部落經驗的原住民作家，運用漢語書寫時，事實上也在腦中經過一種選擇、再現的任務，如何運用漢語表現富含族群思維的意象、文化邏輯，需要斟酌與考慮。同樣地，原住民文學的外譯工作，也如是思考如何用外語精準地、巧妙地再現漢語／族語語境，這複雜、多向的文化翻譯，將是研究者持續關注之命題。

三、口傳文學的再思考

口傳文學的研究，向來關注兩個層次：（一）持續地進行口傳文學的蒐集與歸納，背後隱含族群文化消逝的擔憂。（二）嘗試以口述傳統的底蘊，解釋作家作品創作的資源、能量與文學美學觀。我們可從以下兩篇論文所開展的向度，知悉此氛圍。

鄧相揚老師投入邵族口傳文學、文化之採集整理，行之有年，〈邵族的口傳文學：祭祀與非祭祀體系〉³可為統整的一個初步框架。在鄧相揚的論述中，他將口傳文學分為祭祀、非祭祀兩類，前者包括歲時祭儀、生命禮俗進行中的祭祠，後者則意指神話、傳說和故事，以及日常生活俚語、諺語及歌謠。為了呈現眾多材料，鄧相揚以故事主題為分類項目，如逐鹿傳說、茄苳樹等，再依序解說此故事的內容，並標示其歸屬範疇，如祖先發祥、泛靈信仰……，進而統整。此篇論文的重點有二，其一，呈現邵族口傳文學的樣貌與內涵，側重整理介紹，是後續學者進一步研究的基礎。其二，展現口傳文學蒐集、整理、分析的現當代意義，這些材料，一方面是族人與傳統聯繫的路徑，也成為返本而後開新的能量。鄧相揚在文末表述族語失傳、口傳文學面貌不再的擔憂，提示我們得更積極地正視部落文化復振的腳步。

口傳文學研究的另一向度，即口述傳統與作家文學的繁複關係。台灣原住民作家的創作能量，兼具部落傳統以及現世關切，兩者之間的互文性，突顯作家、研究者的

3 鄧相揚，〈邵族的口傳文學：祭祀與非祭祀體系〉，「南投學研討會——走讀南投」，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主辦，南開科技大學承辦，11月2日舉行。

時代扣問，研究生熊貴藍撰述〈從Gaga神話口傳論瓦歷斯·諾幹作品中「人與自然」關係〉⁴可為一例。熊貴藍以泰雅族的核心精神Gaga，解釋瓦歷斯·諾幹作品中「一種與大地永恆的美妙關係」，這些關係包括神話意象與山川水澤、蟲魚鳥獸之連結，以及推敲作家如何在黑色幽默的寫作風格中，鋪陳原住民對荒野／自然亦敵亦友之關係。因此，瓦歷斯·諾幹描繪siliq鳥、大霸尖山等自然生態，往往著重擬人化與神聖性，這一方面是泰雅族泛靈信仰之展現，另一方面即人與自然互動的親近模式。就寫作風格而言，黑色幽默的戲謔、嘲諷，可視為瓦歷斯·諾幹逼視人為破壞自然的抗議路徑。此篇論文的重點，置於作家作品「人與自然」的永恆命題，無疑是近來重視生態環保、原住民土地倫理的具體展現。不過，本論文論述主軸，未能緊扣泰雅族gaga，如黑色幽默如何從gaga的脈絡進行解釋，是此文需補充之處。

口述傳統的生命力，為眾人不斷傳講、演繹之過程，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的精彩，在於神話、傳說背後龐大的文化系譜，這是一份「活出來」的生命美學，亦提供作家作品詮釋之路徑。

四、作家作品的分析路徑

台灣原住民的作家文學，從原運世代以降，歷經文學獎的推波助瀾，以及新生代寫手的躍躍欲試，令人欣喜地發現一批文學梯隊正在成長、茁壯，而作品的分析隨之亦步

亦趨，評論者嘗試在族群底蘊和現當代理論的激辯下，尋找詮釋作品的觀看方式，2013年的幾篇論文，提示原住民作家文學研究的新視野、心關切，包括各族／原住民文學的辯證、新世代的原young書寫、以及現代詩歌的多向解讀。

魏貽君教授從口傳文學的說唱、作家文學的作品呈現、網路文學的數位傳播三個面向，思考「布農文學」的形成，以為族群文學史建構之例證與方法論，撰成〈「布農文學」的形成及構造的初步考察〉⁵。台灣原住民文學發展至今，從原運世代的邊緣發聲，逐步確認族群的認同與權利，至今已可從媒材層面思考族群文學的建置，既是時代流轉，亦為台灣原住民文學創作成果的累積。此篇論文提供了幾個思考點，首先，「布農文學」一詞的提出，實提醒研究者「台灣原住民文學」概念的內在差異，而魏貽君特別標註布農族裔作者的出生社群、氏族，揭示了「差異」的層次與肌理。其次，研究布農族文學，作品的字裡行間觸及該族群繁複的人觀、歷史記憶與文化構成，這也使得布農「文學」邊界更形擴大，因此，文學結合人類學、歷史學、地理學、神話學……的研究視角，將豐富文學研究的方法論。最後，魏貽君從作品的生命基調、文本敘事以及文化實踐、文學傳播形式的考慮，論述不同世代、處境的布農作者群，以期從多樣性（diversity）、混雜性（hybridity）及差異（difference），建構一個複數的、豐饒的布農族文學史。此篇論文的出發點具有時代之開

4 熊貴藍，〈從Gaga神話口傳論瓦歷斯·諾幹作品中「人與自然」關係〉，第10屆「全國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」，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，9月28-29日舉行。

5 魏貽君，〈「布農文學」的形成及構造的初步考察〉，《台灣文學學報》22期（6月），頁153-194。

創性，然受限於篇幅，未能完全展開所鋪設之議題，但文中所提出的這幾個觀點，是現今我們觀看、思考台灣原住民文學發展的重要提點。

董恕明教授聚焦於七〇後原住民新生代漢語作家的書寫，撰成〈原young·原樣——七〇後原住民新生代漢語作家書寫初探〉⁶，這些新生代漢語書寫，在題材、寫作風格、乃至於個人／族群／社會關切，較之前輩有一些改變，換言之，閱讀原住民文學的方式也勢必有所調整。首先，在「書寫主體的獨立性」方面，董恕明以阿綺骨為例，說明其作《安娜·禁忌·門》是極少數同時表現出一種殘忍的生活、黑暗人性和絕望的黑色小說，而作品的「非阿美族性」揭示了隱／現民族身分之命題，突顯原住民文學的另一種寫法與讀法。其次，「書寫主題的延展性」方面，董恕明討論奇幻書寫《東谷沙飛傳奇》，宣稱其延續布農族前輩霍斯陸曼·伐伐的精靈書寫，一方面也突顯乜寇著意小說情節、人物設計，旁及神話該如何說下去的思索，分析其建構布農族世界觀的思考與貢獻。最後，就「書寫表現的豐富性」層次，則以伍聖馨、讓阿淥·達入拉雅之、沙力浪等人的詩作，特別是在意象、心境上的微妙轉折，說明原住民文學透露個人的、私密的小確幸，如何與壯闊的民族胸懷、歷史悲情互為張力。這三個面向，既是董恕明觀察七〇後新生代漢語作家的角度，也印證了這群新世代作家在創作靈感、自我／族群書寫邊

界的種種嘗試。

原住民新詩的分析，過往研究中實屬少見，這也使得研究生陳秀玲的研究〈詩人與大自然的對話——論董恕明《紀念品》的書寫位置〉⁷分外重要。《紀念品》充滿童趣、簡易而單純的風格，不易在強調族群認同的原住民文學、技藝超群的現代詩學論述中，得到公允評價，這也是陳秀玲撰述此論文的初衷。本論文的論述依據，在於具有二分之一血統的卑南族作家、學者董恕明，如何透過創作現代詩，表述兼具原漢文學美學與內在底蘊。相較於莫那能、瓦歷斯·諾幹的抗議吶喊，董恕明往往運用自然意象，如溫柔的風、飄動的雲、綻開的花朵，深刻表述自我生命之狀態。陳秀玲認為不這麼強烈具有原住民元素的純詩作《紀念品》，應從傳統文化的泛靈信仰——即靈性思維注入大自然，進行解讀，方可評價此詩作在原住民文學、現代詩學的位置。受到靈性思維的影響，陳秀玲分析董恕明的現代詩形式，得以在押韻、同音字雙關、反覆歌詠的句式中，追溯卑南族巫師祭詞吟誦的樣態。筆者認為陳秀玲的研究路徑十分細緻，靈性思維之概念，的確提供了另外一種閱讀《紀念品》的觀看方式。然而，《紀念品》詩句的營造，是否可如此上溯至卑南巫術祭詞之傳統，抑或僅是董恕明創作的獨特風格，仍需更多資料與訪談進行商榷。

「2013年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」的另一子題，邀請研究生前來分享原住民作家作品的研究路徑，可謂新生代研究觀點之碰

6 董恕明，〈原young·原樣——70後原住民新生代漢語作家書寫初探〉，「兩岸青年文學會議」，國立台灣文學館、國家圖書館主辦，中國現代文學館合辦，文訊雜誌社執行，10月26-27日舉行。

7 陳秀玲，〈詩人與大自然的對話——論董恕明《紀念品》的書寫位置〉，《台灣詩學學刊》21號（5月），頁149-176。

撞。陳伯軒運用諧音趣味，發表〈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知識／姿勢與記憶／技藝的相互滲透〉，原住民文學的價值，在於作者們運用原初知識與勞動姿勢為創作底蘊，而「書寫」一方面是技藝的展現，卻也是族群記憶的召喚。謝佳源則以田敏忠（游霸士·撓給赫）為論述對象，從作品中析理自省（醒）／自建（見）的書寫，諸如其對族群的黃昏意識、傳統之解讀，別有心意，這份研究，側重比較少人關注的游霸士，值得期待。林鳳儀展開對利格拉樂·阿媽的關注，從母系祖母、母親、乃至於自己的三個世代，勾勒出女性／排灣族在家族、自我認同的取徑。

從這幾篇論文的發言，可以感受研究者既有論述中，思索新的分析路徑，旁及原漢二元對立之外的觀看視角，既是省思，亦為挑戰，可謂原住民文學論述的階段性策略與考量。

五、文學文化與媒體研究

跨媒介的視角，豐富了原住民文學文化之論述層次，也開啟不同的激盪與火花。不論是報刊媒體、影像（電影、紀錄片）媒介、繪本、網路平台、乃至於歌謠傳唱，呈現跨界交會的多音交響。第12屆「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」的主題，訂為「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」，其中兩篇從族群視角論及電影、紀錄片之論文⁸，回應跨文化議題的研究

路徑與關切。

研究生高瑜〈電影《賽德克·巴萊》民族意識的追尋：以主人公莫那·魯道出現的畫面為中心〉援引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德勒茲的電影論述——雙重的電影畫面，進行《賽德克·巴萊》電影的分析。雙重電影畫面的「雙重」，一方面是畫面的可視性（visible），另一方面為畫面的可閱讀性（lisible）。高瑜從五個事件分析此電影，包括出草、與日軍抗爭、日軍占領後的歲月、反抗日軍的統治、彩虹橋戰士，這是電影推進的情節，高瑜逐一分析畫面所呈現的對比、衝突、旁及背景音樂陪襯，從中驗證了此電影具有好萊塢式的表演、東方戲劇之神韻。此篇論文的出發點具有巧思，但論文呈現傾向電影介紹，實屬可惜，未能突顯電影這一產業所帶出的文化效應與美學機制，可見電影分析的趣味性與困難門檻。同是此漢學會議發表的論文，研究生鄭勝奕從民族誌紀錄片、兩岸少數民族比較的視野，完成〈災後重建與反思——以比令·亞布與高屯子的少數民族紀錄片為討論中心〉一文。此文貢獻，透過比較（方法學）、紀錄片（媒介）的關注，從中思考台灣泰雅族、四川羌族面對「災後重建」的歷程與困境，鄭勝奕更前往雙崎部落、大陸四川進行紀錄片導演訪談，使得這篇論文的關注焦點，成為很具有突破性的一個課題。此篇論文主要關注三個向度：其一，兩位導演各自以何種觀點呈現？其二，他們的敘事手法為何？其三，紀錄片拍攝與導演的表現內容、傳播企圖有關，諸如比令·亞布的紀錄片，是為了喚醒民族自身的反省與思考，高屯子則是在人文關懷與歷史反省的脈絡下，為少數羌族發

8 這兩篇論文分別為高瑜，〈電影《賽德克·巴萊》民族意識的追尋：以主人公莫那·魯道出現的畫面為中心〉、鄭勝奕，〈災後重建與反思——以比令·亞布與高屯子的少數民族紀錄片為討論中心〉，第12屆「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：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」，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主辦，7月30-31日舉行。

聲。這兩位導演如何面對災後重建的自己、部落與族群命運？這是此篇論文關注的核心。然而，關於「比較」之命題，雖然仍未達期待，但可看見論文作者試圖經營兩部片子比較／對話的努力，得以讓「災後重建」的主題，在台灣原住民紀錄片的脈絡中，激盪出跨國比較視野與後續的批判力道。

鄭勝奕在另外一篇論文〈原住民的影像觀點研究：以比令·亞布的紀錄片為討論對象〉⁹，試圖從個案，回應原住民導演執掌鏡頭的選擇與體會。鄭勝奕從幾個面向切入正題，首先，他觀察比令·亞布紀錄片的特色，包括原民發聲——原住民作為對話對象而非凝視對象、放映倫理——給誰觀看、參與式／互動式拍攝手法、權力關係——導演與鏡頭前弱勢團體的互動。在這些向度中，逐一確認比令·亞布作為一個原住民導演的使命感。其次，論及比令·亞布幾個面向的紀錄片，包括傳統文化之存續，如「彩虹的故事」（1998）、災後重建之反思，如「打造新部落之路」（2001）、觀光文化之反思，如「走過千年」（2009）、歷史再現與詮釋，如「霧社·川中島」（2013）。鄭勝奕選擇一個原住民導演個案，以此回應台灣原住民紀錄片、民族誌所涉及的文化命題，也帶出影像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突破與嘗試。

從媒介的角度思索台灣原住民文學文化，「文本」意義因而有所變化，因著跨界結合，出現了一批原住民導演、原住民繪師、原住民歌手、原住民主編，這些身分，我們或可如此觀察：原住民文學文化與媒體

研究的碰撞，成為族群傳統與現代性交會的印記。

9 同註2。